

为中国民众造像

(上接第4版)

徐悲鸿的人物油画

徐悲鸿创作的《奴隶与狮》这幅油画描述的是古罗马作家普林尼在《自然史》中记述的一个传说故事:不堪虐待而逃跑的非洲奴隶安德洛克勒,被主人捉住后押送到罗马,准备喂给马戏团里的狮子,就在他被扔进狮子的巢穴,眼看就要成为猛狮腹中餐的时候,却不期然地被这只狮子认了出来,原来几年前在非洲,安德洛克勒曾为它拔出过爪子上的一根刺。于是此时狮子知恩图报,没有伤害安德洛克勒。这个前所未见的场面甚至感动了残暴的奴隶主,安德洛克勒的死刑得以赦免,并获得自由。这个故事因其人道主义内涵而在欧洲广为流传。

很显然,这个故事也感动了徐悲鸿,使他在留学欧洲期间创作了这样一幅动人的杰作。徐悲鸿这幅作品把人与狮子安排在一个封闭的窄小空间里相遇,人与狮子形体与神态的刻画准确而充满动势,强烈的光线造成洞内洞外的明暗对比,强化了奴隶的惊恐与猛狮的压迫感,传达出令人窒息的紧张情绪。这幅作品虽然是油画,但它的造型富于中国情调,让我们看上去感觉很亲切,也很容易产生共鸣,并且由于作品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画面色彩光影的高超表现,能够吸引每一位观者的视线。作品显示了此时徐悲鸿对写实油画的领悟与把握。

徐悲鸿的写意人物画

《巴人汲水图》取材于重庆底层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。当时徐悲鸿在战时陪都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,而住在嘉陵江对面磐溪的中国美术学院,磐溪和沙坪坝隔江对峙,有一个渡口,他每天上下江岸,需要爬几百级石阶。当地百姓每日吃水也需要上下石阶担水。这种需要上下数百级台阶去江里打水的艰苦劳作情景触动了画家,使他绘制了这幅作品,并在画上题诗:“忍看巴人惯担挑,汲登百丈路迢迢,盘中粒粒皆辛苦,辛苦还添血汗熬。”

在构图上,徐悲鸿为了强调台阶之高,选择将两张宣纸接在一起的办法。他通过对人物的动态、表情以及肩、臂、腿等处紧张肌肉的刻画,对劳动人民的辛劳生活进行了细致的描写。这幅画是徐悲鸿在教室授课时,让同学们抻着纸,当场作的。对于人物骨骼、肌肉的精深了解,使他在用中国水墨表现不同角度、动态的人体时,能够不用模特儿而挥写自如。

在画面上徐悲鸿真实描绘了一个头上长过疥疮的劳动者形象,他认为这在当时的贫民百姓中是常见的,这就是生活,不必避讳。也正是由于画了许多当时底层劳动者的真实形象,才使他的人物绘画内涵丰富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。

“愚公移山”是中华民族的一则古老寓言,这个寓言体现了中国人民与困难抗争的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。

徐悲鸿创作此画时,中国正处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,徐悲鸿那时在印度访问,以印度壮汉为模特进行创作。他以“愚公移山”的故事鼓舞国人艰苦奋斗,团结一心,以求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。作品突破了中国画的传统理念,以人体为主要描绘对象,充分展示了人体肌肉的劲健之美。以此来突出绘画主题的需要。画上的每一笔都自然流畅而又不失严谨,每根线条都有着鲜活的表现力。画面气势磅礴,力度空前,是中国近现代人物画的一个里程碑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特意选择这幅作品制成了汉白玉雕像,放置在博物馆进门大厅的上方,作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,昭示着来博物馆参观的人们。

此外,徐悲鸿还创作了《巴之贫妇》、《洗衣》、《国殇》等大量反映中国民众现实生活题材的水墨写意作品。

徐悲鸿在中华民族战胜内外压迫、迎接光明的年代,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之情,以一个艺术家的热忱和社会担当,用画笔描写广大民众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感情,这些作品不仅具有精湛的艺术性,也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时代意义,开辟了中国崭新的写实美术道路,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(作者为徐悲鸿纪念馆副研究馆员)



徐悲鸿 奴隶与狮 1924年



徐悲鸿 愚公移山 1940年



徐悲鸿 巴人汲水图 1937年